魯公如晉 平 襄公二十一年春王正月

僖公取濟西田則使公子遂如晉拜之成公取汶陽田襄公取邾田則君親往拜其賜受霸主尺寸之惠而不忘其德如此也然魯君襲奕世之封端冕委弁以臨於七百里之侯國而水木原不察所自襄公之立踰二十年未聞遣一介行李至於京師其何以爲秉禮之子孫也哉

環谷集卷三終

環谷集卷四

祁門汪克寬德輔著　同族後學懋麟蛟門選輯

裔孫　宗豫武山校梓

序

春秋纂疏序

克寬謹按春秋傳註無慮數十百家至於程子始求天理於遺經作傳以明聖人之志俾大義炳於日星微辭奥旨瞭然若昨諸掌胡文定公又推廣程子之說著書十餘萬言然後聖人存天理遏人欲之本意遂昭焯於後世愚嘗佩服過庭之訓自幼誦習至正壬戌從先師可堂吳先生受業於浮梁之學宮朝夕玩繹若有得焉

顧每自病諛見寡聞而於類例之始終證據之本末莫能融貫而旁通之乃元統甲戌教導郡齋講劘之暇因閱諸家傳註採摭精語疏於其下日積月羡會萃成編非敢以示同志葢以私備遺忘云爾竊嘗伏讀聖人之經一事之筆削一言之增損一字之同異無非聖心精微之攸寓而酌乎義理之至當如殊會一也而會王世子則書及以會以卑會尊之辭也所以尊儲君也會吳則書會以會以此會彼之辭也所以外裔〕也同盟一也而新城雞澤獨於公會諸侯之下書其日同盟葢新城乃趙盾主盟而雞澤單子與盟故皆書日以繫同盟之上所以謹其瀆君臣之分而異之也楚成使宜申獻

捷戰泓圍宋皆貶書人所以賤□狄而會孟書爵於陳蔡鄭許曹君之上以著其爭霸之實葢不書爵則疑非楚君昭公失國會鄆陵如齊如乾侯其返雖不告廟皆書公至所以存君而必繫居於鄆葢不言居鄆則疑於復國通諸二百四十二年於例中見法例外通類諸如此者遽數之不能終區區一得之愚不逭僭躐而輒附焉至元丁丑嘗求訂定於宗公叔志先生以爲足以羽翼乎經傳畀之序引明年值鬱攸之變斷簡煨燼漫不復存越三年辛巳搜輯舊聞往正是於邵菴虞先生頗加奬勵并題卷端克寬自揆淺陋奚敢管窺聖經賢傳之萬一然詳註諸國紀年謚號而可究事實之悉備列

經文同異而可求聖筆之眞益以諸家之說而裨胡氏之闕遺附以辨疑權衡而知三傳之得失庶幾初學者得之不待徧考群書而辭義燦然亦不爲無助也

經禮補逸序

自樂亾而經行於世惟五易詩書春秋雖中不無殘闕而未若禮經甚焉然三百三千不傳蓋十之八九矣朱子嘗攷定四禮謂三禮體大未易緒正晚年惓惓是書未就而歿遂爲萬世缺典克寬伏讀而加惋惜焉世之三禮所傳曰周禮曰儀禮曰禮記其實禮記乃儀禮之傳儀禮乃周禮之節文而三禮之要則在乎吉凶軍賓嘉五禮之別也何則吉禮之別十有二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祼饗先王以饋食饗先王以祠春饗先王以禴夏饗先王以嘗秋饗先王以烝冬饗先王凶禮之別有五以喪禮哀死亾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烖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賓禮之別有八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頫曰視軍禮之別有五以大師之禮用衆以大均之禮恤衆以大田之禮簡衆以大役之禮任衆以大封之禮合衆嘉禮之別有六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冠婚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

故舊朋友以燕饗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此其大較也然儀禮十有七篇吉禮之存惟特牲饋食篇乃諸侯國之士祭祖廟之禮少牢饋食及有司徹篇乃諸侯卿大夫祭祖禰廟之禮凶禮之存惟喪服篇乃制尊卑親疎冠經衣服之禮士喪禮篇乃士喪其親自始死至既殯之禮士虞禮篇乃士既葬其親迎精而反日中而祭於殯宮之禮賓禮之存惟士相見禮篇乃士以職位相親始承贄相見之禮聘禮篇乃諸侯相交久無事使相問之禮覲禮篇乃諸侯秋朝之禮嘉禮之存惟冠禮篇乃士之子始加冠之禮士婚禮篇乃士娶妻之禮鄉飲酒禮篇乃鄉大夫賓興賢能飲酒之禮鄉射禮篇乃士爲州長會民射於州序之禮燕禮篇乃諸侯燕饗其臣之禮大射儀篇乃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群臣燕飲之禮公食大夫禮篇乃諸侯以禮食鄰國小聘大夫之禮自此之外如朝覲會同郊祀大饗帝大喪之禮蓋皆亾逸況軍禮無存非闕細故此豈散佚已在於夫子正禮之前哉是以當時吉禮之失如魯君之郊僭天子之禮孟獻子之禘七月而爲之夏父弗纂躋僖公而逆祀三桓大夫立公廟於私家管仲鏤簋朱紘晏平仲豚肩不掩豆至於大廟說笏與燔柴於與諸侯宮縣而祭以白牡之類是也凶禮之失如伯魚喪出母期而猶哭子路姊喪過

而弗除子上母死而不喪成人兄死不爲哀有爲慈母練冠爲妾齊衰者有居喪沐浴佩玉與浴於爨室者有朝祥而暮歌與既祥而絲屨組纓者以至小斂而奠於西方既祖而反柩受弔有以大夫而遣車一乘有葬其夫人而醢醢百甕之類是也賓禮之失如天子下堂而見諸侯諸侯朝覲而私覿王國王臣以私好而朝諸侯者有焉諸侯以強大而盟天子之三公者有焉庭燎之百侯國用之繡黼丹朱中衣大夫用之者又有焉嘉禮之失如魯昭公娶於吳則不告天子魯哀公爲重肆夏以饗賓天子以喪賓燕者有之夫人出境而饗諸侯者有之大夫反坫與不識殺烝者又有之軍禮之失如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魯莊公及宋戰以失御而敗戰而復矢始於升陘敗而髽弔始於臺駘以至蒐田不時兵甲始作之類可攷也又況出師專征習視故常爭地黷武歲無虛日使禮經舊典具存於當時則五禮之失豈至如此之甚哉由是知周之叔世禮典已多散逸蓋不特火於秦而亾於漢也今攷於儀禮周官大小戴記易詩書春秋傳孝經家語及漢儒紀錄凡有合於禮者各著其目列爲五禮之篇名曰經禮補逸是編也於周公經世之典雖未能極意象之微然五禮之大體蓋畧包舉無遺庶幾學者於此俾由得失以觀其會通而天之所秩與造化之運不容息者卒歸於性命之正則

三代可復也明時制作之盛或有擇焉亦區區愛禮之一得云

重訂四書集釋序

四書者六經之階梯東魯聖師以及顏曾思孟傳心之要舍是無以他求也孟子歿聖經湮晦千五百年迨濂洛諸儒先抽關發矇以啟不傳之秘而我紫陽子朱子且復集諸儒之大成擴往聖之遺蘊作爲集註章句或以惠後學昭至理於皦日葢皜皜乎不可尚已而其詞意渾然猶經雖及門之士且或未能究其精微得其體要矧初學之昧昧乎近世儒者懼誦習之難於是取子朱子平生之所以語學者并其弟子訓釋之辭疏於朱子註文之左眞氏有集義祝氏有附錄蔡氏趙氏有集疏纂疏相繼成篇而吳氏集成最晚出葢欲博采而統一之但辨論之際未爲明備去取之間頗欠精神覽者病焉比年以來家自爲學人自爲書架屋下之屋疊牀上之牀爭奇衒異竊自附於作者之列錯於木而傳諸人不知其幾益可嘆矣同郡定宇陳先生雲峰胡先生晷集成之書行於東南輾轉承誤莫知所擇乃各摭其精純刊剔繁複缺畧者足以已意陳先生著四書發明胡先生著四書通考皆足以磨刮鼎者之敝而陳先生晩年且欲合二書而一之而未遂也友人倪君仲弘實從遊於陳先生有得於講劘授受者葢稔且詳乃會

萃二家之說字求其訓句探其旨鳩傅精要考訂訛舛名曰四書集釋學者由是而求子朱子之意則思過半矣至正辛巳建陽劉叔簡得其本而刻之後二年倪君猶慮其有未底於盡善者爰即舊本重加正是視前益加精密間出是書請余序其所以然者余竊以爲書固不可不解解固不可不詳然理貴玩索始有自得之功讀是書者苟不能沉潛反復求其義而反諸身而徒資口耳之末則非子朱子所望於後學也倪君曰然乃序而書之以志卷顛云

通鑑綱目凡例考異序

克寬謹按綱目凡例與綱目之書皆子朱子手筆褒善貶惡明著義例悉用春秋法一字不苟然學者抄錄書肆傳刻久而漏誤者多尹氏發明乃或曲爲之說噫朱子論春秋變例謂門人曰此爲可信聖人作春秋正欲示萬世不易之法今乃或用此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皆求之而莫識其意是乃後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爲也曾謂大中至正之道乃如此乎竊詳此言則綱目之與凡例時或異同皆抄錄傳刻之失也況尹氏所紀綱目如秦王遷太后誤作秦人隋主堅弒介公闡誤作殺慕容泓敗死作貶死徵士陶潛作處士之類訛舛尤甚克寬自幼受讀嘗有所疑而未敢決其必然今者僭躐謹摭刊本綱目與子朱子凡例相

戾者敬錄於左以俟有識者考焉

歲年例曰正統於橫行之下朱書國號謚號君名年號

建國僭國朱註國名謚號姓名年號列國朱註國名

簒賊及不成君亦朱註國名克寬按朱書注刊本當用白字今坊本綱目行上甲子字仍用白字則行下大書分註原用朱字者亦當易以白字又篇首威烈王名凡例作正統君名下註曰如云午今刊本細註亦以比帝變例大書

名號例曰秦漢稱帝註曰其曰上者當時臣子之辭今

不用唯註中或因舊文今刊本唐中宗書上觀燈于市里玄宗書上躬耕興慶宮側上芟麥苑中上復幸左藏肅宗書上朝太皇於西內代宗書上如陝州上還長安上幸章敬寺德宗書上生日不受獻穆宗書上畋驪山文宗書上有疾武宗書上受法錄懿宗書上歷拜十六陵禧宗書上奔鳳翔昭宗書上更名上祀圜丘上如石門鎮皆不書帝

即位例曰凡僭國始稱帝者曰某號姓名稱皇帝註云

魏王曹丕宋王劉裕梁王朱晃之類今刊本惟曹丕書姓宋王裕梁王晃皆不書姓

凡始稱王者繼世曰嗣今刊本書魏王曹操卒太子丕立不曰嗣復號例

曰某國復稱王註曰如西秦之類今刊本晉武帝大元十年書乞伏國仁稱單于註云是爲西秦十三年書西秦王乞伏國仁卒而不書西秦復稱王疑脫簡也

改元例曰關義理得失者以前爲正而註所改於下註

曰章武三年五月後主即位改元建興而通鑑於目

錄舉要自是年之首即稱建興凡此類非惟失其事

實而於君臣父子之敎所害尤大故今正之今刊本癸卯章武三年書後主建興元年而不數章武之年然唐中宗景龍四年六月睿宗即位是年仍書四年而分註

睿宗景雲元年至次年書睿宗皇帝景雲二年則建興元年疑誤

尊立例曰立太子曰立子某爲皇太子註曰漢文帝立景帝爲太子但云子啟中年以後封王諸子始有稱皇子者後遂稱之立按封立之命出於天子不應自謂其子爲皇太子只從文帝初例今刊本漢順帝建康元年書立皇子炳爲太子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書立皇子明爲曹王玄宗開元二年書立皇子嗣眞爲鄫王代宗大曆十四年書立皇子五人爲王皇弟二人爲王誤加皇字非正統因事特書者去皇號今刊本宋武帝永初元年立子義符爲皇太子亦誤加皇字穆宗長慶二年立景王湛爲太子又誤去皇字

崩葬例曰秦漢以後王侯殂皆曰卒註曰薨乃臣子之辭不當施之國史今刊本唐武宗會昌二年書昭武節度使劉從諫薨僖宗乾時元年書同平章事劉瞻薨誤稱

謚非生者之稱而通鑑以謚加於薨卒之上亦非是今正之然非賢者則虛美之稱亦無所取故不復註今刊本梁文惠公狄仁傑昭文獻公姚崇許文獻公蘇頲廣平文貞公宋璟武穆王李光弼文簡公楊綰汾陽忠武王郭子儀西平忠武王李晟北平莊武王馬燧南康忠武王韋皐邵宣公杜黃裳晉文忠公裴度皆書謚無統之君稱王公者曰某王公某薨註曰上無天子故得因其臣子之辭今刊本宋魏之間書秦王乞伏熾磐卒武都王陽王卒涼王蒙遜卒五季之間書吳越武肅王錢鏐卒吳越文穆王錢元瓘卒楚文昭王希範卒吳越忠獻王弘佐卒皆不書薨凡正統之君廢爲王公而死者書卒今刊本唐高祖武德二年鄭公薨不書卒簒賊例曰君出走而弑之曰某君出走某弑之註曰淖

齒之類又僭國無統則曰某國某人弑某君某今刊本書齊君地出走其相淖齒殺之又書周郭威舉兵反遂殺其主承祐而尹起莘發明皆曲爲之說愚按秦二世隋煬亦皆驕暴無道而仍書弑又如□狄臣下殺其君長且以書弑此必傳誤凡以毒弑者加進毒字而不地註曰霍顯又加使醫字今刊本但書曰大將軍光妻顯弑皇后許氏而不書使醫進毒恐漏簒國隨事異文註曰封其故君則曰廢而不曰奉今刊本唐昭宣帝天祐四年書梁王全忠稱皇帝奉唐帝爲濟陰王不書廢

巡行例曰凡正統巡行郡國曰帝如某官府第宅曰幸學校曰臨曰視今刊本唐高祖武德七年書帝諸國子學太宗貞觀十四年書諸國子監高宗調露元年永淳元年玄宗開元十年皆書幸東都僖宗中和元年出幸成都皆與凡例不同

封拜例曰凡宦者封爵皆加宦者字今刊本唐玄宗開元元年以高力士爲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分註宦官之盛自此始而不書宦者字凡殊禮皆書自註曰王莽加號九錫之屬王莽是自爲之以自爲書今刊本加安漢公莽號宰衡升宰衡諸侯王上加安漢公莽九錫並不書自愚按篡賊例註曰王莽董卓曹操等自其得政遷官建國皆依范史直以自爲自立書之今董卓曹操司馬昭等遷官殊禮皆稱自惟王莽不書自蓋漏誤耳

征伐例曰僭名號曰稱王註曰周列國稱王今刊本周顯王二十五年書齊魏稱王四十四年書秦初稱王四十六年書韓燕稱王註曰時諸侯皆稱王趙武靈王獨不肯令國人謂已曰君而赧王十七年下註趙惠文王元年則趙亦稱王矣然不書趙稱王疑漏中國有主則□狄曰入寇或曰寇某郡中國無主則但云入邊或云入某郡今刊本漢明帝永平十六年書北匈奴大入雲中五季之間屢言契丹入寇凡正統用兵於臣子之僭叛者曰征曰討於□

狄若非其臣子者曰伐曰攻曰擊今刊本漢高祖八年出擊韓王信餘寇十年代相國陳豨反帝自將擊之十一年書淮南王布反帝自將擊之皆不書征討武帝元鼎六年書討西羌光武建武十七年書馬援討交趾明帝永平元年書蔡彤討烏桓皆不曰攻擊蓋互誤

廢出例曰凡正統廢其后太子無罪者曰廢某人今刊本唐高祖顯慶元年以太子忠爲梁王不曰廢太

克寬按書肆所刊綱目如英布誤作黥布狄道誤作秋道劉裕至彭城戒嚴誤作解嚴之類未可悉舉今取其關於義例之切要者附於凡例之後庶幾初學受讀者可以無惑云

題鄭伯康領薦赴省詩序

賢才之生於世必有用於世然上之人恆患賢才傲睨而不爲之用下之人又患在上者重惜名爵不輕於擢用是以人才會遇自古以爲難然自古治天下者未嘗借才於異代吾東魯聖師且謂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若是則負才而不爲世用者尠矣同郡鄭伯康以世家令子賦質純粹髫齔嗜學穎異不群蚤孤卓然有樹立志夙被母氏斷機之教比年余假館其家恆以持門之隙辨疑問業講劘不怠遂於諸經通大義哦咏近體詩清新妥貼善繼家學且通世故處事有才往歲小試司庾出內惟平當路者蓋有以觀其才之可用矣昔吾兒還自城府乃知郡太守以賢良薦之中書行有日余方臥病齋閣躍然喜曰伯康是舉可以

行其志矣廼祖筮仕儒臺總政資府理官事如家事邵菴虞先生亟稱其賢伯康聞過庭遺訓所以事上馭下服之熟矣矧以訥齋丞相之弭甥宣慰公之外孫簪纓閥閱威儀典刑耳濡目染於幼穉之時而嚴師益友薰陶德性於志學之後所以幼學壯行在習之有素然呂氏家訓有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清介自持吾伯康不竢余之贅言矣但慎以綜務厥或謹於大而畧於小勤以剸繁厥或勵於始而忽於終必也兢兢然如臨深如履薄孜孜然如戴星如待旦則他日功名事業豈特無忝爾祖而已哉余屬負茲不能率同志著茗莽送之上東門外諸老俊彥作餞行詩如干首余弗能以文辭鳴輒述其梗槩竊比古人之贈言而書於卷端云

送友人汪德茂歸休寧序

夫人之爲學知而嗜者爲難嗜學而勤者爲尤難勤而能大尤加難焉古之學者或繩頭或刺股或帶經而鋤或護雞而讀或以被蔽燈或帳有墨色蓋嗜學而能勤者也又其甚則隨月照雪聚螢然薪斯又勤苦之尤者然皆有以殖學而成名今之人習於聲色之外耽於逸遊之娛苟能篤於問學以此易彼蓋千百而什一耳矧望其能勤乎余客休寧之萬安山友人汪德茂從余問業者累年余嘗熟察其微知其蚤夜不懈是果於嗜而

能勤者矣無何以勤苦致病而猶嗜學弗輟余戒之曰先正有言嚴立課程寛着意思苟克恆存是心固不必窮日之力而困竭其形神也生盍孳孳而絶欲速之念循循而忘懈惰之萌則所進自有不能已者於是因余之言損讀以養生温故以窮理然其所得實倍蓰於疇昔今年冬余束書來歸環谷山中亟錄近作訪余而求正是焉齋居旬日講劘之餘抄錄余所編春秋纂疏盡識余所以著述之綱領雪夜篝燈復與吾兒讀易通程朱傳義之大意方欲求卒業於余且以歲聿云暮慈母在堂不能不動白雲之思而告歸矣於其行也請一言以勵余曰爲學之道平日之所以相告語者葢無往而不至矣生既能勤而勉之以持久則成功固可刻日而俟也生之歸尚願與任生本初更相戒飭以平日講劘之書復而熟焉以平日訓廸之言思而繹焉使九仞前功不廢而三日刮目相視則余之至願也他日登余門必有起余者則不徒爲生賀而且爲吾門得人賀生歸見任生盍亦以是語之是爲序

唐縣尹改政稅籍詩卷序

古聖王制經界取民有度化洽風淳嬴秦任衛公孫廢井田由是天下民間左右豐嗇懸絶豐者素封將萬石嗇者無地立錐俗競忮求奸宄日滋訟牒總如蝟毛泰和盛治曠千百載不可復皇元一海內酌古準今誕敷

恩渥租稅惟薄制飭郡縣臣均賦役惠黔黎期臻郅治效軼三代甚盛甚休大江南北定民業出賦若干緡籍於官眎各額夥尠崇卑給力役歲有貿易盈虛有司更其籍休寧徽劇縣人傳版五萬稅額二萬餘緡有司因循苟且二十年籍未革屬鄉差徭富若貧倒置夏秋催科追擊杖箠事弗克集至正五年歲在實沈吳興唐侯承中朝命涖治是邑確守廉潔決事以明首察積弊駭愕嘅嘆咨度量規畫一示墻壁間謂胥吏貪墨遴選閭里良民觴於庭俾家至戶喻察恆產有無聿新稅籍削逃徙并詭異秋毫底實逮三月告成簿書朦朧既久一旦櫛剔絲分如揭皦日闔邑士民舉欣欣色喜歌謠頌嘉惠屬余書卷顛余唯賢侯爲政超越前令尹倍蓰千萬其繼自今賦役唯均政恬事簡考書上最不辜朝廷掄材治郡縣美意是宜述梗槩庶幾部使者觀風有所考徵且俾來者激勸又以洩邑士民拳拳弗忘之心迺書爲序

送榷茶提舉貫公子素詩卷序

牧守之職近乎民必期利乎民筦榷之職遠乎民必期毋害乎民然牧守者或苛刻狥私滌垢索瘢或涉筆占位不克與辨曲直由是德意不宣而民不獲安其田里筦榷者類廣立法制以防私鬻繁牒赴而連逮無辜則摘山之利反足以病民噫斯豈明廷所以錫爵庸賢之

意哉北庭貫公子素以勛舊世家文學政治克紹先緒才而能廉前牧淛左蘭溪信期集簡獄訟與民安於無事風淳績美嘉惠迨今至元五載持節總茶政於江表始至訪田間遺老凡舊條之不便於民者悉除之屬州縣分署關譏亦罷不遣自歲額常數外秋毫無所取且禁胥吏勿或糾擾詔檄屬州縣違者擒之先是不良子險健持茗菽自陳厚誣巨室州縣官與受其咎公至屏逐罔敢復言民被其惠而不知也公退之暇與英耆秀士論道賦詩從容翰墨有古良吏之遺風今年及代將歸祖帳道右旅餞而賦詩者若干人余書其梗槩以爲之序

和溪漁隱圖詩序

古之賢者未達而隱居以求志莫不有所託而自晦焉是以卜式隱於牧朱買臣隱於樵鄭子貞隱於耕呂尚莊光張志和之徒隱於釣初非以樵牧耕釣爲可樂特藏濟時之器而託跡於是耳苟不知幼之所學者爲何道壯之所行者爲何事而濟世之無具猥曰隱焉奚隱之云乎余外家和溪程氏內兄之孫曰可宗少而嗜學嘗問業於先生長者而有得適值時事搶攘迺寄跡於漁釣亾友洪舜民繪爲圖而名士多詩詠以美之客歲之冬携卷謁余於縣齋而請序其卷右余屬負茲未果今年春復來趣余言渠渠悃悃叩欵復固余力疾而起

語之曰子之學既知鄉方而亦爲範於人矣其盍孜孜不已求造其極以儲濟世之具毋徒獨善而已也辟之漁也溝渠不足以容舟而蹄涔非鯨鯢之所潛也繼今以往棹檬衝之舟泛浩渺之波游於三江五湖懸數犗之餌以掣巨鰲則其志不既大矣乎既以語可宗遂書爲序

氷壺軒序

道無聲色之可見器有形容之可名此道之所以寓於器也凡有聲色形容者皆謂之器器形而下者也而道非器將何以形容之乎昔者周茂叔之道中通外直而形容於蓮白居易之道內空節貞而形容於竹以鈍爲體以靜爲用而借古硯以形容其道者唐子西也今者心清而意圓熙庶績而有餘裕乃借氷壺以形容其道者余於明德鍾侯見之矣侯自繁昌來知余祁剪韭斷松被麄策蹇膏粱不足嗜錦繡不足願故能一介無取於人而存心何其清也三皇有殿先聖有宮費省而工簡庶民而子來故一毛無怨於人而用意何其圓也聽訟則見事而明用刑則量情而決心不清而能之乎村無犬吠而民以安縣少公事而賦先辦意不圓而能之乎清圓而見於行事者何可勝數然借物以形容之則至清莫如氷至圓莫如壺徒見霜凝而水沍者謂之冰脛婉而身圓者謂之壺而不知清以照萬物謂之氷圓

而涵萬象謂之壺且夫氷壺之器清光澄澈圓潔渾融遷於琉璃瓦之宮安於水晶簾之下則彼負鼎之罔象乘軒之寵鶴不得逃其形郅都之蒼鷹桓典之白馬皆得以照其狀其清圓之器可謂貴矣而知公才德有廟廊器可以揭之於軒曰氷壺苟能存此道而無間斷則自邇行遠自卑登高而或治邑如卓茂治郡如龔黃者此道也栢府如蘇章薇垣如崇璟者亦此道也天下之治道豈有出於心清意圓之外哉余祁川下士得聞公之道而有感於心多矣故序而爲之頌

送朱如山序

玄渾周乎方儀之表東蒼龍七宿北玄武七宿西白虎七宿南朱雀七宿分布若棋兩曜五緯循環交運且夕靡停於是燠寒温凉迭爲代謝而消息盈虛之變與之無窮人生是間豐嗇羸縮各因賦予紛紛總總有萬不同焉聖哲達乎形而上者進退亨屯安於攸遇降及叔世始有談數術謂前知者然自車區以曁梓愼裨竈甘公石申未始以數術傳也班孟堅以探知日月五星之會凶阨之患吉隆之喜爲知命之術然京房巧於占候而弗克自知抑又何哉比來四海名流以星論休咎者踵跡相躡其未臻至理之玅而殫數術之巧者亦千億而什一爾海寧朱如山以鉛槧世家游心星學語人輒多奇中曩游祁山之下徜徉縉紳間見者前席而余尚

未之識也子素貫侯與書二隷字携其卷徵余言余爲
叙星學之源委以寘卷顛云

貫南山字序

北庭貫生南山以仲瞻字行侍廼翁總茗臺於江東垂
五年至正癸未余客休寧謁余富溪之上齒甚盛貌甚
粹言温而氣和余固意其出於勛舊之門而謙退若是
也是年秋告歸徵余序其名若字而繹其義焉介其師
金君伯監請益固余謂書傳屢稱南山而詩居多葢以
南者文明之方化育長養於是焉在爲政者必鄉南而
治故即其起居飲食所接之崔嵬巍峩者而形於言夫
朝夕坐而瞻之仰而視之目之所寄而心注焉覩山之

屹立不移則知吾之所以主靜覩山之厚積不虛則知
吾之所以存誠覩山之峻嶒而高則知吾之所以崇德
覩山之盤踞而遠則知吾之所以廣業懸崖峭壁不可
攀援者若吾之威嚴不可犯也斂雲敷霧倏忽變幻者
若吾之謀畧不可測也草本生之吾之仁也禽獸居之
吾之量也層巒叠出星羅棋布截然不紊者吾之紀綱
設施也慶雲萬態瑶篆玉筍森列無際者吾之文章奇
崛也太山不辭土壤故能成其大爲山九仞未成一簣
而中輟焉吾未見其善學也必也孳孳焉汲汲焉而至
於瞻之在前如有所立之時而猶欲罷不能也苟或不
知所以自監雖以秉鈞至貴民具爾瞻而子曾子以爲

不可不慎矣生其有見於此乎生既有任瞻之秀彥謝瞻之才敏而守之以阮瞻之恬淡與士瞻之清約果能殖學不懈則毛維瞻之政理蘇子瞻之詞藻紀瞻之事業路魯瞻之功名固其舊物也生其可不勉之乎君子之於天下也修於已且欲期於人凡可與言無不竭吾志余嘉仲瞻之嗜學故不自已於言也仲瞻其勗之

王栗名字序

維揚王君德容年將六袠夢異人授之栗而有子名之曰栗今五齡矣其友眉山蘇君伯衡字之曰思敬使俟其冠而祝之一日來祁門請余序其子之名若字且曰吾老矣先生賜之言將藏之巾笥俟吾兒之長而以是訓廸之底於有成則所以受先生之教無窮矣余曰冠而字古也幼而字也何居雖然以君之好修而又期君之子之肖也不可以無言焉夫栗之爲實其理縝密其實溫潤是以黃玉之栗五其房秋鍔實躍如爆如將墜未墜尤有戰慄之象古語云夙夜栗栗又曰不寒而栗故以之爲贄則取其虔以之實籩則示其莊蘇君思敬字君之子其亦有取於是乎雖然栗竦縮之意使民戰栗所以惕人使之戰栗惴懼以事君也君子之治已治人唯欲矜莊戒謹兢兢業業敬以自持不期人之敬畏而自無不敬斯可矣此東魯聖師所以責宰我之失言也歟抑余又有說焉詩曰實頴實栗言其稼之成實也

又曰積之粟粟言其稼之積聚也他日粟能思君之所以名之又思蘇君之所以字之參前倚衡造次顛沛無斯須毫髮而不致之謹焉必期於成立而聚族以奉其先則爲無忝於名若字而君之志願畢矣其尙以是語之何如曰諾遂書爲王粟名字序

余槐卿肖山序

龍剛肖乎乾馬順肖乎地龍馬有所肖也處身以肖乎山之形養身以肖乎山之性君子有所肖也汾水槐卿余君身高尙而心好靜有似於山故號曰肖山且夫巍巍然聳於青霄盤盤然鎭於綠野不爲風所撓而摧不爲雨所侵而洩此乃山之形君則能昂昂然拔於汙俗濯濯然沐於淸風功名利祿舉不足累所以持身之高非有肖於山者乎至於凝然而不動逸然而發舒草木生之泉脉流焉此乃山之性君亦能定而後靜心廣而體胖福祿綏之子孫盛焉故養心以靜實有肖於山者乎比如龍之剛馬之順君子所肖亦有黙契者視彼螢光似乎火鶯黃似乎金肖其名而不肖其實安可同年而語哉君苟能體夫山之高靜而力行之則靜以得其仁高以超乎衆有其德必有其壽豈異端之笑誚可奪其操歟

環谷集卷四終

瑯谷集卷四